

金石錄

卷四

三

秦嶧山刻石 琅邪臺刻石 瓦當文字

漢魯孝王石刻 雁足鐙款 大泉五十

孔林墳壇石刻 開通褒斜道石刻

慮僂銅尺 王稚子二石闕 永初洗文

祀三公山碑 崇祿太室石闕銘 少室石闕銘

開母廟石闕銘 延光殘碑



金石萃編卷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上祀諡

秦

嶧山刻石

石高八尺八寸廣四尺三寸十一行行廿一字後刻鄭文寶記正書今在西安府學

皇帝立國維初杜若嗣世稱王討伐亂  
群威勳四極志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  
不久熒穴暴強廿有九年之驚高甯崇  
諧顯四時獻齋成子降尊惠廟軋諒方  
豈于繹山羣臣詡省咸息修委進命亂



世以土畫鞞引開爭理功戰曰此流亦  
於時自齋古始世禱象鬯既及五帝莫  
敢禁止迨今皇帝寶冢亦下長不得起  
燭周滅餘黔首肅定和澤益又羣臣誦  
略功此樂石功著經紀皇帝曰金石功  
盡始皇帝所為也今鑿鼎而金石功辭  
不稱始皇帝其於之謬也如後嗣為也  
皆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參扶德  
也亦臣德味前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  
刻功曰曰臣味前請刻曰可

秦相李斯書繹山碑跡妙時古殊為世重故散騎常  
侍徐公鉉酷耽玉箸垂五十年時無其比晚節獲繹  
山碑摸本師其筆力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因是廣  
求己之舊跡焚擲畧盡文寶受學徐門粗堅企及之  
志太平興國五年春再舉進士不中東適齊魯客鄒  
邑登繹山求訪秦碑邈然無覩逮於旬浹怛悵于榛  
蕪之下惜其神蹤將墜於世今以徐所授摸本刊石  
于長安故都國子學庶博雅君子見先儒之指歸淳  
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陝府西諸  
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賜緋魚袋鄭文寶記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  
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  
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窺輒遠方登于繹  
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  
功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陀及五帝莫  
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熯害滅除黔首  
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畧刻此樂石以著經紀皇帝曰  
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  
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  
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  
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右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較之字之存者  
頗多而磨滅尤甚其趙嬰楊樛姓名以史記考之乃  
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皇帝曰金石  
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  
多於泰山存者而泰山之石又滅盛德二字其餘則  
同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附錄  
于此者古物難得兼資博覽爾

集古錄

右秦嶧山刻石者鄭文寶得其摹本于徐鉉刻石寘  
之長安此本是也唐封演聞見記云後魏太武帝登



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模拓之以爲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今人間有嶧山碑者皆是新刻之本而杜甫詩直以爲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歟按史記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而其頌詩不載其他始皇登名山凡六刻石史記皆具載其詞而獨遺此文何哉金石錄直長者爲真本橫刊者爲摹本有徐氏門人鄭文寶依真本式長刊者法度全備可近于真但攸字立人

相近一直筆作兩股近李處巽于建康新刻甚謬五言

衍學古編

右嶧山碑青社本斷裂多矣余得之習禮檢討嘗見陳思孝論嶧山翻本次第云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鄭氏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然余於蜀中本未之見也楊士奇東里續集

唐封演謂魏大武登山排倒此碑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其後徐鉉得模本鄭文寶刻于長安自此刻者甚衆評者謂長安第一鄒縣最下而杜甫詩又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據此數說則嶧山



舊石亡在開元之前其翻本或以石或以木矣則未  
知鉉所錄者縣令所刻石耶抑卽肥失真之本耶而  
鉉自謂得想于天人之際何也余所收二本一爲鄭  
文寶本正臨自鉉者僅存形似無復神情其一本則  
至元間翻刻據跋元祐中縣令張文仲又刻之矣此  
又當居文寶本之下原文二段後段乃二世詔文都  
元敬謂宜在石之傍文寶誤錄爲一而至元刻跋以  
爲皆二世頌始皇語尤可笑趙嗣石  
墨鐫華  
此碑自皇帝曰以下乃二世詔文在始皇刻石之旁  
予見泰山碑如此鄭文寶不見秦刻其所刻乃徐氏

摹本故牽聯誤書然此碑非文寶之傳則後世不復  
再見文寶可謂有功於字學者而宋史列傳不言其  
能書殆以政事而掄之耳都穆金  
薤琳琅

嶧山石刻其文有云功戰曰作當是攻字古人以攻  
功二字通用齊侯罇鐘銘肇敏于戎功作攻周禮肆  
師凡師不功則助王車故書功爲工鄭司農讀爲  
功古者工與功同字金石文  
字記

前始皇詔一百四十四字後自皇帝曰以下二世詔  
七十九字微小較然分別都太僕云鄭文寶不見秦  
刻牽聯誤書非也史記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



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  
臣從者名所謂盡刻始皇所立刻石者始皇六刻石  
各異其文二世刻此七十九字之詔于六刻石其文  
同也碑云窺輒遠方卽親巡又云陀及五帝卽他字  
楊升菴金石古文作施及五帝右旁他施雖相似而  
左旁方阜則不同宜從他爲近又云熯害滅除害字  
上無點篆形似周金薤琳瑯誤以爲周非又云刻此  
樂石封演見聞記曰刻此樂石人都不曉顏師古謂  
以泗濱浮磬作碑是也又云功戰日作功攻通用顧  
亭林已論之余所攷證者凡五字又二世詔曰丞相

臣斯左丞相也臣去疾右丞相也去疾徐廣曰姓馮  
御史大夫臣德其姓則不傳也按周史籀作大篆籀  
文秦李斯增損大篆異同籀文作小篆亦曰秦篆張  
懷瓘書斷曰李斯小篆之祖也當李斯霸秦滅六國  
學荀卿而性欺刻上書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  
姓其造書變古成一家法蔽絕後賢掩滅先軌使已  
得專精獨擅也斯秉政嚴酷卒被五刑其書雄傑竟  
爲百代典型太史所謂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而其  
傳則固有不朽者在也予又考始皇本紀三十四年  
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



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襍燒之觀此則博士官所職者未嘗燒又陳倉石鼓亦得免于煨燼二者乃前人所未發並附記之

陳奕禧金石遺文錄

始皇嶧山石刻在二十八年而碑詞有廿有六年上薦高號之語與史不同按始皇紀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議帝號稱成功號曰皇帝故曰廿有六年上薦高號也至廿八年乃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而立石焉上鄒嶧山為始皇東巡之始立石嶧山為始皇立石之始而史獨不載其辭不可解也

虛舟題跋

金石文字記云古人功攻二字通用予又按荀子議語辨其功苦韋昭註功與攻同

吳玉搢金石存

史記釋作嶧金石刻因明白矣作刻石因明白矣中動作勤從童與婁壽碑固不勤心字同又校官碑董並街彈碑以府丞董察古文尙書董之用威董皆作董檀弓鄰重注崎注重當為童張公神碑仙僮即仙童古重與童本通也或作戎从十十古文甲字戎早等字因之攸作攸說文解字曰攸行水也從支人水省秦刻石作汶今此作攸蓋用水省之意優於許而與汶則不相合矣親巡作親軌說文又曰窺至也軌



車約軻亦古字通也又強作強上變口專作專中變  
田建作建下變乚數作數譌串爲胃襲作襲譌豈爲  
巨者作𠄎省右筆德作德省中筆此皆于六書之正  
不合或是古本磨泐鉉臨寫時以意增改未可知又  
壹作壺金作金亂作亂極作極逆作逆此雖互異猶  
未失籀篆之正者也碑於明時中斷畢沅關中金石記  
按嶧山在今嶧縣東南十里水經注始皇觀禮于  
魯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銘山額名曰書門太平  
寰宇記李斯所刻石嶺名曰書門始皇乘羊車登  
之其路猶在卽刻石所也原石久毀世所傳皆後

人摹本東里續集載陳思孝論嶧山翻本有七今  
止存西安鄭文寶本江寧李處巽本紹興申屠駟  
本而已數者相較惟鄭模本尙餘古意因依其文  
錄之而二本從畧焉思孝所稱青社本後有金人  
題字云嶧山秦刻磨滅久矣宋初惟江南徐鉉有  
摹本贊皇李建中傳寫得之遺余曾祖金紫公傳  
子孫四世踰百年靖康建炎兵火相尋舊藏文籍  
散落殆盡獨此刻僅存命善工勒於青社郡舍阜  
昌甲寅河南李仲坦志共八十餘字載于欽齊乘  
楊士奇猶及見之祖屢詢土人屬其訪求是刻卒



無可蹤跡也。吳氏玉搢又云：曾見李陽冰書嶧山碑，較鄭本差小而力緩筋懈，與陽冰他書絕異。疑好事者轉臨鄭本，假托陽冰耳。今亦不知其處。又按鄭文寶記稱是刻模本，徐鉉晚年所得，鉉按定說文末附篆文筆迹，相承小異者十三字，其中親言不无無長六字，皆引李斯刻石為證。然所載茂字注云說文作茂，李斯小變其勢，蓋即指刻石中既字之旁，猶親字多字，皆舉其半言之。然模本既旁作丕，而說文作茂，必傳寫之譌。

泰山刻石

石高四尺九寸，廣一尺四寸，存字四行，行十二字。舊在泰山碧霞元君祠，今毀。

臣請具詔書金石刻，以明主之德。臣昧死請具刻詔書，以明主之德。臣昧死請具刻詔書，以明主之德。

丞相 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 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以明主之德。臣昧死請具刻詔書，以明主之德。

按史記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于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詔僅存數十字。爾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云出於



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自唐封演已言  
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皆不足貴也余  
友江鄰幾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  
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四面皆  
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然風雨所剝其  
存者纔此數十字而已

集古錄

右秦泰山刻石大中祥符歲真宗皇帝東封此山兗  
州太守模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其後宋莒公模刻于  
石歐陽公載于集古錄者皆同蓋碑石爲四面其三  
面稍磨滅故不傳世所見者特二世詔書四十字而

已大觀間汝陽劉跂斯立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  
有字乃模以歸文雖殘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  
幾于是秦篆字本復傳世間矣以史記本紀考之頗  
多異同史云親巡遠方黎民而碑作親輶遠黎史云  
大義休明而碑作著明史云垂于後世而碑作陞于  
後嗣史云皇帝躬聖而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而  
碑作體順史云施于後嗣而碑作昆嗣史云具刻詔  
書刻石而碑作金石刻皆足以正史氏之誤碑旣出  
斯立模其文刻石自爲後序謂之泰山秦篆譜云

錄



泰山篆秦丞相李斯書慶厯庚子歲宋莒公惜其殘  
剝摹石於東平郡凡四十七字江隣幾治奉符患四  
方求者日至厭于供命則又刻其字於縣解按其文  
秦二世詔也史記載始皇帝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禪  
梁父刻所立石詔書其叙巡狩以時不書封禪事立  
石書詔非緣封禪發之疑史記自誤二世元年東行  
郡縣竝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石石旁著大臣  
從者名如此則泰山刻石始皇帝立始皇詔書刻其  
三面二世詔宜在其陰今石南面爲二世詔書始皇  
帝刻詔書乃在北西東三面蓋石仆而後人起立植

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鄉此其故也考其詞窺

音輒鄰

遠黎民大義著明史作休明陞于後世史作

衆于後世皇帝躬聽史作躬聖男女體順史作理順  
且刻詔書金石皆史誤以詞可得證之然昭格內外  
或謂爲融古字相借不然則格與隔不可兼用也陞  
爲邊陲若垂後世則當作丞說文甚辨慎不應爾見  
一泰山篆字疑其字誤慎書雜以古字論檢押也曰施  
于後嗣石尤可考益爲昆字昔衛宏嘗謂古一字有  
兩名者就注之御史大夫則大夫也莒公亦曰夫中  
有大如千人書千千今考禮記檀弓曰夫夫是也則



字蓋如此此李斯所得据也大夫貫簪為夫則大夫  
同文義亦可知廣川書跋大夫

泰山刻石廣川作泰山篆金石畧作封泰山碑金石錄補

申徒駟會稽碑跋云行臺侍御史李處巽獲劉跋所

摹本刻于建業郡庠楊東里集亦云應天府學有此

譜刻石余得之張士謙應天府學即今江寧縣學予

嘗屢過其地惟見吳天發神識碑及處巽所摹繹山

碑在遵經閣下而泰山譜莫有知者俟更訪得之金石

存

聶劍光敘泰山道里記云秦篆刻石先是在嶽頂玉

女池上後移置碧霞元君祠之東廡石高四尺四面

廣狹不等載始皇銘辭及二世詔書世傳為李斯篆

字徑二寸五分宋人劉跋親為摩拓得字二百二十

有三近年摹本僅存臣斯以下二十九字未有明北

平許口隸書跋乾隆五年廟災碑遂亡元藏舊拓本

筆意同瑯琊石刻惟字形較大首端界一線中有裂

痕首行上泐二字下泐一字四行請字下有分書兩

行云岱史載秦篆碑僅存此二十九字余至泰山頂

上從榛莽中得之恐致湮沒因口口口以口口古

之遺跡云北平許口并題字徑一寸其城內嶽廟一



石乃從此翻出者真優孟衣冠也 山左金石志

按始皇刻石之辭具載史記本紀石本頌詞久蝕

惟存二世從臣名四行後并殘石遭火矣昶得舊

拓本摹之其第二行止味死言三字第四行提起

作臣請具刻云云與瑯琊刻石連接者不同疑當

平時此處石已剝泐不能直書故爾金薤琳瑯又云

刻文起西面而北而東而南共二十二行其末行

制曰可三字復轉刻西南稜上則分行位置亦與

諸刻異矣

琅邪臺刻石

石高三尺二寸五分廣三尺十一寸  
行行八字今在諸城縣琅邪臺

五亦下五亦楊

皇帝曰金石刻盡 始皇帝所為也今

懸鼎而金石刻不稱 始皇帝其於

之遠也如後嗣易土者不稱 成功盛

德

丞相臣斯臣去疾趙主亦臣德昧前

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

前請 勅曰可

五大夫闕五大夫楊樛



皇帝曰金石刻盡 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  
辭不稱 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  
成功盛德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  
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 制曰可

右秦琅邪臺刻石在今密州其頌詩亡矣獨從臣姓  
名及二世詔書尙存然亦殘缺熙寧中蘇翰林守密  
令廬江文勛模搨刻石卽此碑也從臣姓名五大夫  
作夫夫泰山秦篆亦如此或以謂古大與夫同爲一  
字恐不然余家所藏古器款識有周大夫始鼎及秦

權銘黔首大安皆用大字蓋古人簡質凡字點畫相  
近及音同者多假借用之別無它義東漢時碑刻尙  
多如此

金石錄

琅邪臺在諸城縣治東南百六十里臺三成成高三  
丈許最上正平周二百步有奇東南西三面環海迤  
北爲登臺沙道臺上舊有海神祠禮日亭皆傾圮祠  
垣內西南隅秦碑在焉以工部營造尺計之

後言尺寸皆用

此石高丈五尺下寬六尺中寬五尺上半寬三尺頂  
寬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碑中偏  
西裂寸許前知縣事泰州宮懋讓鎔鐵束之得以不



頽碑之秦始皇頌詩及從臣姓名久剝去今所存者  
二世從官名及詔書十三行八十六字字徑二寸其  
首行五夫 二 二行五夫 二 楊繆皆二世所刻從官名  
史記所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盡刻始皇  
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是也或指爲始皇從  
臣姓名之末行誤矣自皇帝曰以下與史記文句無  
少異石上下各刻一線爲界每行八字二行與三相  
間少遠詔書與從臣名不相屬也三行止七字者爲  
四行始皇提行地也後六行八行十三行並提行矣  
末行三字漫漶特甚餘皆可指而識也別有熙寧中

蘇翰林守密令廬江文勛模刻之本在超然臺上相  
距百餘里與此無涉都元敬金薤琳琅所載宋莒公  
刻本十七字皆頌詩中語今亦無存

山左金石志  
擘經室文集

按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  
明德意凡七十二句末云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  
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  
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  
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  
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繆從與議於海上  
云云張守節正義言王離以下十人從始皇咸與



始皇議功德于海上立石於琅邪臺下十人名字  
並刻頌今石刻頌詞全蝕二世詔書之前惟存二  
行一云五大夫闕一云五大夫楊樛據本紀則首  
行闕處是趙嬰名也蓋十人之名每行一人趙嬰  
以前尚有八行皆始皇立石時與議之人非二世  
從官所謂石旁著大臣從者名者卽李斯馮去疾  
臣德之名與此無涉且以後十一行字迹亦頗不  
類證之史記正義其與頌詞同刻顯然史載始皇  
二十八年上鄒嶧山泰山登琅邪二十九年登之  
三十三年之碣石三十七年上會稽旬歲之間

立石頌功事凡六見二世效之不旋踵而已亡天  
下功德固安在哉自秦至今閱數千年之罌碣石  
之刻久已無傳嶧山會稽皆出後人重摹泰山石  
又毀于火而此石巋然猶存且一石中偸存始皇  
二世之跡金石不朽信有徵矣然安知非造物者  
厯留此刻以爲萬世好大喜功之主戒也

又按梁書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范雲爲主簿  
雲以山上有始皇刻石三句一韻多作兩句讀之  
並不得韻又字皆大篆人多不詳雲夜取史記讀  
之明日登山讀之如流今觀繹山刻石及史記載



泰山碣石頌詞皆以三句成韻與會稽同而琅邪臺刻石獨以二句且其詞冗長至有三十六韻之多亦與他刻有異

又按漢書藝文志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今大篆有石鼓文尚存史籀之跡趙高胡毋敬諸作久佚不見世所存李斯書惟此數碑而已衛恒書勢江式論書

表墨池編載庾元威論書唐旋度論十體書並以

小篆為李斯所作與藝文志合顏師古漢書注獨云小篆秦始皇使程邈所作謬矣書苑精華載韋續五十六種書小篆有二一曰周時所作漢武帝

作汾陰鼎即其文也一曰李斯摹寫始皇碑叙皆用此體亦曰繆篆又有細篆書云亦秦始皇時所作夫既分小篆為二又析李斯書為二種并合繆

篆小篆為一鑿空牴牾莫此為甚附辨其誤於此

龍當文字 共四種

龍當徑七八寸各種自一字至十二字不等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右瓦得之阿房宮東北土中其文僅書衛字按史記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又長安志云瓦作楚字者秦瓦也秦作六國宮室用其國號

以別之今衛字瓦當是秦為衛國作宮室之瓦考史

記索隱六國與宋衛中山為九國又臣瓚云秦并六

國衛最後亡漢書地理志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

君二世時乃廢為庶人衛雖後亡當於六國並作宮

室衛之為衛猶楚之為楚並為秦瓦

朱楓秦漢瓦圖記

朱氏云衛字瓦當秦為衛作宮室之瓦也予得一片

字殊不佳制作亦劣友人處獲觀其五大小精粗亦

不一且有庸劣而近隸體者祖龍之世不應簡陋若

此按漢書未央長樂甘泉建章諸宮皆有衛尉卿一

人掌宮門衛士公車司馬令大誰長令衛士令衛士



長衛候衛司馬旅賁令丞尉主簿等二十二官皆屬  
焉考宗正都司空上林農官之屬皆有瓦當則衛尉  
寺近在宮掖亦應各有題字豈精者為秦作衛國公  
室之瓦餘為衛士屋宇之瓦歟申北定涵真閣  
秦漢瓦當圖說  
右衛字七瓦秦漢瓦圖記云云敦疑為不然若衛字  
為秦宮瓦當得自成陽北阪不應得自漢城又不應  
七瓦為字大小及輪廓文飾各異攷漢百官表衛尉  
秦官掌宮門衛屯兵顏籀注引漢舊儀衛尉寺在宮  
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區  
廬者若今之仗宿屋也據此則衛字瓦當即衛尉寺

并宮內周垣下區廬瓦也故形製不同如此程敦秦  
漢瓦當

文  
字

蘭池宮當

右瓦得之漢城西考水經注云渭城縣有蘭池宮秦  
始皇微行逢盜於蘭池雍勝畧云咸陽縣二十五里  
有蘭池宮故定為秦瓦其曰蘭池宮當當字未詳按  
三都賦云玉卮無當注云當去聲底也今當作底解  
未知是否再各志有上林儲胥亦為漢瓦儲胥藩籬  
也宮底之與藩籬義亦相微存以俟考秦漢瓦  
圖記  
三秦記始皇引渭水為長池築為蓬萊山刻石為鯨



長二百丈是為蘭池元和志秦蘭池宮在咸陽東二  
十五里以地考之此蓋其宮室之瓦也

涵真閣秦漢瓦當圖說

右蘭池宮當趙文學得自咸陽考漢書地理志渭城  
有蘭池宮不言何帝所起又楊僕傳云受詔不至蘭  
池宮如淳曰蘭池宮在渭城文選李善注云咸陽縣  
東南二十里周氏陂南一里有漢蘭池宮據此則蘭  
池宮乃漢宮非秦宮也而三輔黃圖因史記始皇本  
紀有逢盜蘭池之說遂與阿房興樂並列而目為秦  
宮矣本紀云為微行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  
夫曰微行曰夜出則不在宮中可知又曰逢盜蘭池

則無宮可知正義引括地志云蘭池陂即古之蘭池  
在咸陽縣界亦不言有宮然則史言蘭池者特著逢  
盜之地漢乃因池以建宮耳烏得為秦宮哉黃圖又  
云蘭池觀在城外此則別近漢城之觀與同名非此

蘭池宮也 秦漢瓦當文字





長生無極  
長生無極  
長生無極  
長生無極  
長生無極  
長生無極  
長生無極

右長生無極自咸陽以南濱渭而東直抵驪山北麓廢堡隄垣間往往得之故土人目爲阿房宮瓦其文大率與首三瓦相同而長作常極作極者則不多見長常古通借字極字說文從木亟聲敬從支苟聲苟

自急救也從辛包省從口口猶慎言也唐韻己力切

故極字可從敬得聲 秦漢瓦當文字

維不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

維不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

維不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

文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近時土人得之

阿房宮故基 洵真閣秦漢瓦當圖說

右瓦三其二宋學博錢別駕得於長安市肆其一俞太學得於咸陽篆法圓渾古妙諸君皆斷爲秦瓦或

當然與 秦漢瓦當文字



當然與當文字

太學將以規則參去圓軌古少前皆皆趨為秦瓦如

式正三其二宋學軒幾似驚將以具安市製其一命

阿瓦宮坊基其當圖籍

文曰縣天制靈表二萬半天不東寧後制土人野之

縣不翅爾 野不 縣不 縣不 縣不

縣不翅爾 野不 縣不 縣不 縣不

縣不翅爾 野不 縣不 縣不 縣不

姑對字何從始其聲當文字

自急煉出從半回省從口口餘實言出與贈与代四

金石萃編卷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種漢

漢

孝王石刻

石高一尺五寸廣二尺三寸三行十三字  
後刻高德齋記正書今在曲阜縣孔廟

二年魯廿四年六月四日成

光殿基西南卅步曰太子釣魚池蓋劉餘以景

帝子封魯故土俗以太子呼之明昌二年 詔修

孔聖廟匠者取池石以充用土中偶得此石側有文

曰五鳳二年者宣帝時號也又曰魯卅四年六月四



曰成者以漢書考之乃餘孫孝王之時也西漢石刻  
為難得故予詳錄之使來者有考焉提控修廟朝  
大夫開州刺史高德裔曼卿記  
孝王刻石今在孔子廟中五鳳二年者漢宣帝有  
天下之年也魯卅四年者魯孝王有國之年也上書  
天子大一統之年而下書諸侯王自有其國之年此  
漢人之例也三代之時侯國之為史者則但書本國  
之年而不書天子之年春秋隱公元年者何自魯人  
書之也秦誓十有三年者何自周人書之也漢時  
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  
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是  
也淮南子天文訓曰淮南元年冬者淮南王安始立  
之年也注者不解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  
南王僭號此殆未讀史記漢書者矣又考漢時不  
獨王也卽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  
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  
年靖侯留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絳侯世家  
上言侯建德十三年下言元鼎五年是也呂氏考古  
圖周陽侯甌鍍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甌鍍容五斗  
重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鑄第四呂大臨



曰侯治國五年者自以侯受侯嗣位之年數也文選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鐘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鐘魏四年者曹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金石文字

按德齋題記以此書爲石朱竹垞曝書亭集則云五鳳二年塼一出嵌曲阜孔廟前殿東壁篆文一行志塼埴之歲月則又以爲塼又其書極古質今雖模糊然斷是繇不是篆竹垞竟目爲篆皆不可曉

王澐竹雲題跋

錢竹汀云魯孝王慶忌以後元元年嗣則五鳳二年

當爲孝王之三十三年方綱按魯共王餘以孝景二年立爲淮陽王二年徙魯二十八年薨此魯共王餘之二十八年者漢武帝元朔元年也史表書曰元朔元年安王光嗣四十年薨則是安王光未逾年改元也準此度之則孝王慶忌自必亦以未逾年改元矣既以元朔元年爲安王光之元年則自應以征和四年爲孝王慶忌之元年而自征和四年計至五鳳二年正是三十四年矣史表書曰後元元年孝王慶忌者據各國赴告之文書之非孟堅之失也蓋孝王承安王之制未逾年改元而其赴告於朝則曰後



元年嗣位若逾年改元也者此或魯國臣下諱言  
逾年改元而爲此赴告之詞漢朝未能核正之耳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

漢書諸侯王表魯孝王慶忌以後元元年嗣三十  
二年薨則五鳳二年當爲孝王之三十三年與石刻  
不合予因取表與本傳反覆校之如魯共王餘以孝  
景二年立爲淮陽王二十八年薨表與傳並同計其  
薨年當在元朔元年而表乃以爲安王光之元年表  
稱文王駿十九年薨而傳作十八年則魯諸王嗣封  
年歲史文固多牴牾此刻出於當時宜得其實也

潛研

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石以金明昌二年出土蓋章宗明昌元年三  
月詔修闕里孔子廟二年春興廟工據後方記乃  
知提控修廟者卽高德裔也靈光殿構于景帝之  
子共王餘此石乃餘孫孝王慶忌時刻不知其所  
用金石錄補謂周亮工官山左時有人翻刻此石  
以原石而去亮工所得拓本較俗本迥異今審石  
本古質可愛定爲原刻其說蓋未確也近人高鳳  
翰嘗鈎摹舊拓本餘姚張氏鐫之于木字畫譌誤  
殆無足取



足鐙款

高六寸其槃圍一尺五寸建昭至故家四十五字于槃下陽平十三字六行橫列槃側後大廚三

字

中宮內者第五故家

建昭三年考工之輔為內者造銅雁足鐙重三斤八兩

後大廚

護建佐博裔夫福掾光主右丞宮令相省中宮內者

第五故家

今陽平家畫一至三陽朔元年賜

後大廚

乙巳秋陝西按察使王述菴祖札來以所得漢銅鴈

足鐙款文拓本見寄或云此鐙即揚州馬氏家所藏

樊榭詩所詠也予按其文與樊榭所詠馬半槎藏

元寧元年之鐙迥不相同其非一器無疑且以證予

辨樊榭釋文之誤所益為不少矣薛尚功鐘鼎

文考獨是鐙造於建昭三年賜於陽朔元年一器

次比一其款文皆止年月一條未有更起年月為

文考獨是鐙造於建昭三年賜於陽朔元年一器



西漢文三焉尤重可寶也。後大尉三字著  
 出許之地故家二字著其所賜之家此三文蓋皆  
 元年前所補鑄也。詳驗故家二字筆如鐵絲亦與  
 文微有不同。予今得王述菴所寄建昭三年一  
 拓文以半槎所藏鐙拓本形模尺寸比較規圓相  
 不遠而建昭一鐙其盤樣徑圍視竟寧者稍弱耳  
 知竟寧之鐙三斤十二兩建昭之鐙三斤八兩無  
 可疑也。若依樊榭所釋四斤十二兩則二器不應如  
 此懸絕。致使後人必有疑漢世權量不符者矣。又漢  
 世官名有卒史而無衣史且此字拓本尚極分明是

卒字也。此器之文凡五十一字而樊榭所釋乃誤其  
 四可不慎乎。且鐙槃下刻字記年與工名者第可謂  
 之款識亦不得謂之銘。戊申冬述菴調江西布政  
 使予適以試事在南昌借此器來諦觀古光凝澤槃  
 仰底覆中承以脛下卓三趾以建初尺度之其槃凡  
 扁圓二重外一重圍徑五寸內圍徑二寸其周輪高  
 八分厚一分底橢而微長前近趾處微寬後近跟處  
 微殺橫度之則前寬三寸一分後二寸六分也。通計  
 高六寸云以今營造尺度之通高四寸四分耳。然此  
 款文云重三斤八兩而以今權權之重一斤八兩則



侯權之釁今權殺不及半而漢度之視今度殺不及  
之八此予親見其器而得其權度之槩如此者漢

金石錄卷五 案元帝建昭三年造此器至成帝陽朔元年始賜陽

平家陽平王鳳也鳳以永光二年嗣父陽平頃侯禁

歷二十四年薨則銘云陽朔元年鳳于是時實被賜

也考工三輔古者物勒工名制器之不苟如是漢有

書佐今云律佐亦史闕文武億授堂案隸銘所云漢書百官表少府屬官有考工室武帝

更名爲考工中書謁者黃門鈞盾尙方御府永巷內

者宦官八官令丞皆屬焉漢時制器有屬尙方者世

傳尙方鑑尙方劍尙方故治帳構銅三輔黃圖所稱

作室上方工作之所是也有屬考工者臣瓚所謂冬

百爲考工主作器械元康鑑斗所識考工工賢友及

器是也內者名附見少府下甘泉鐘內者字凡二

外戚傳稱許廣漢女嘗爲內者令毆侯氏子婦王

宣帝紀內謁者郭穰曰百官表云內者署屬

內者卽內謁者省文黃圖云署在未央宮續

宮中步帳褻物薛尙功云內者有令丞奄

漢一







始成帝特重懿親斥先世之器以遺之銘  
主三是所賜不止一器而鳳遂鏤識以榮君

大廚三字刻以志所藏之地猶孝成鼎言長安  
時鼎言供厨金也飾以雁足始宣帝時鍾鼎

識有黃龍元年造者一永始四年造者一邗江馬  
有竟寧元年造者一趙魏跋

### 大泉五十範

四徑四寸底三寸七分  
左右列大泉面背各二



新莽閏位特重錢法錢凡六品刀凡二品布凡十品

既而以剛卯金刀合劉氏文乃禁佩剛卯除刀錢以  
大錢小錢二品並行防民盜鑄挾銅炭者入鐘官其  
時鼓鑄多故至今猶有存者若大錢範竊疑排纂譜  
錄圖志諸家或未之見也範形正方中央輪郭四其

二有文曰大泉五十曝書亭集

按錢範之稱不見于古舊唐書作錢模與範同義  
說文範法也通俗文云規模曰範漢書食貨志王  
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  
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小錢徑  
八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



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  
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  
元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此即大錢之范以今  
所存莽錢較之大小分寸悉合前代著錄家如洪  
遵董道諸人皆未之見也兩漢金石記載大泉范  
有四器底皆有字一曰宜泉吉利一曰吉利史方  
一曰大吉一曰金錫而此器底平無字別是一種  
蓋錢貨六品中大錢鼓鑄最多於此可見

孔林墳壇石刻二種

一橫廣七寸八分高  
六寸四行行三字

祝其鄉墳 壇居攝二年二月造

祝其鄉墳 壇居攝二年二月造

一橫廣九寸五分高六寸五分四行前二行  
行三字後二行行四字今並在曲阜縣孔廟

上谷府卿墳壇居攝二年二月造

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為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

此金石

趙氏有居攝墳壇刻石二其一曰上谷府卿墳壇一

曰祝其鄉墳壇皆居攝二年造趙云上谷郡名祝其

縣名王莽時官名曰易史家不能盡紀不知府卿祝

漢



其鄉為何官予嘗於廣漢屬國造橋碑論之矣應劭所云大縣有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漢隸有吳郡府丞武開明碑而武榮碑中稱之曰吳郡府卿又沈

按隸釋蜀郡屬國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跋云漢志屬國置都尉一人丞一人又注引應劭云大縣有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丞一尉者命卿二人隸刻有武開明碑終於吳郡府丞其子榮碑中書為吳郡府卿沈子瑀碑有云縣丞健為王卿諱某字季河據史及碑則漢人蓋有稱其丞為卿者此題不顯題辛君為都尉而謂之明府則季君稱卿蓋是屬國丞也又隸續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跋曰碑有丞什邡王卿尉縣竹楊卿姓名應劭云小縣一丞一尉所謂卿二人此碑丞

尉皆稱卿與應說合

二石龕龕椁四圍而鑿其中刻之於內祝其卿龕崇一尺廣二尺厚一尺五分其龕崇二以為鑿崇以其三為兩椁之崇十分其龕廣三而殺之以為鑿廣鑿廣五寸五分餘以為椁廣三分其椁廣一在左二在右以置其鑿弦鑿於龕上下中也以其厚之弱為之鑿深上谷府卿龕崇與廣厚如祝其之數惟鑿廣十分其龕廣而三之六寸也他形制從同同在曲阜縣孔子墓前雍正十年廟官陳百戶移置孔子廟西齋宿所

金石圖



張揖曰祝其繇東海郡新莽天鳳改名曰猶亭山此  
在居攝時故猶曰祝其非左傳杜注夾谷卽祝其繇  
泰山郡之萊蕪者也方綱按漢志祝其繇東海郡下  
泰山郡則無之蓋左傳之祝其非漢之縣名矣兩漢金石記

近有以卿作鄉者謂漢時官制有鄉侯亭侯此省一  
侯字不知二篆實作𡗗非作𡗗也古人省字義原顯  
明若鄉侯省侯字而止曰鄉則不詞矣山左金石志

趙德甫首著錄跋此不知府卿祝其卿爲何官洪氏  
推爲卽府丞縣丞水經注載陽嘉三年予以丞卿漢

人通名之故蓋亦有自周官太宰立其兩註兩爲兩  
卿鄭司農云兩爲兩丞疏以其兩卿丞副其長先鄭  
以後代之官况之故云兩丞也然則丞卿品秩皆相  
比從古則云卿依漢制則云丞近人爲文好用古官  
名稱知府曰太守知州曰刺史亦猶是也若漢南安  
長王君平鄉道碑丞什邡王卿尉綿竹楊卿此又丞  
與尉並得云卿矣趙氏又云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  
以祀之案宋玉招魂所言像設居室及抱朴子云汲  
郡塚中書言黃帝旣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爲黃  
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故司空張茂先撰博物志亦



云黃帝仙去其臣思戀罔極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據此則像設用土木古已有是矣

授堂金石跋

### 開通褒斜道石刻

石橫廣一丈二寸寬前段三尺二寸五分中段四尺五寸後段五尺五寸共十六行行五字至十一字不等今在褒城北石門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余道大守  
鹿部君部掾治級王廟諱史前茂張宇韓  
等與功佐大守丞廣漢楊顯將相用始  
精格六百廿三口大橋五為道二百五

十八里部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并  
六十四所口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  
餘人凡廿六萬八千八百

附宋晏表釋文及碑陰題記

### 漢鄯君修褒斜道碑字

南鄭令晏表釋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走二千六  
百九十人口通褒余口太守鉅鹿鄯君部掾治級王宏  
史荀茂張宇韓岑弟典功作太守丞口口楊顯將隕用  
始作橋格六百二十三間大橋五為道二百五十八里  
郵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凡用功七



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五世六萬九千八百四器用錢  
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餘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東  
至京師去就安隱

漢中郡太守鄗君修楹格碑壹百五十有九字漢明  
帝永平六年刻於褒余谷中其紀踰先已官鐵盆銘  
一歲紹熙甲寅三月甲子南鄭令晏衷以堰口口口  
褒谷獲此刻於石門局南險側斷崖中先是癸丑夏  
秋積雨苔蘚剝落至是字畫始見口璽奇到古畜有  
餘與允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體勢相  
若逮武永平去西漢未遠故字畫蕭古巖正觀之使

人起敬不暇管高皇帝興王漢中山鼓入秦道由子  
午塗路此躋自秦取蜀之石牛澗廟通石所史雖不  
書國帝建寧五年衡宜掾伏審頌太守李翕郝閣碑  
云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剔石門雖基於秦  
而開於高帝明矣至威帝建和二幸漢中太守王升  
鑄碑石門中紀永平四年司隸校尉楊君孟文以詔  
書鑿通石門剔又從而廣之通道幾五十幸至安帝  
永初元年幸西夷復殘橋梁新繼復循子午凡十五幸  
至順帝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嚴子午道復通褒余  
則此路自秦漢以來通塞屢矣今碑刻於永平六年



載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犍二千六百九  
十人開通褒余道太守鉅鹿鄒君部掾治級王廟驛史  
前茂張宇韓岑弟興功任太守丞廣漢楊顯始任橋  
閣六百廿三大橋又為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四月  
成就刻石紀工器錢粟大數於崖壁中去石門不百  
步惜乎崖廂碑斷字有亡闕今所鑿棧道石窠具季  
適知楊孟文治石門於四年辛酉歲鄒君楊君治閣  
道於六年癸亥歲而王公建和二年紀石門之功已  
不及此橋格事今乃遇口壺千一百三十三年之後  
物之顯晦蓋有定數如此鄒君楊君為民興此閣道

三事而後成曾而諱勞而史逸其名非苔蘇封護至  
今必為風雨所剝此名猶大摩訶矣敬書碑陰俾來  
者有以取信焉夏四月旬有六日臨淄晏衷書

宋紹熙甲寅帥章德茂始得此刻故婁氏字原載之  
而隸續不及載也 晏所題記之前拓本尚隱隱有  
字蓋別有晏所釋文一段也所謂九年四月成就云  
云者當是其釋文之末一行而今拓永平刻文止有  
一百廿四字較之晏所記者一百五十九字尚少其  
三十五字又以今所見釋文末一行得見其末之十  
有七字則尚少其十八字然晏記中又尚遺失原文



金石錄卷五  
數字而以卅爲廿又引楊孟文石門頌出散入秦語  
作出叢入秦亦誤也晏旣謂此文刻於永平六年又  
云九年成就所以婁氏字原載此刻云永平九年立  
此則非拓得其全文不可而今此拓本亦已艱致無  
由而臆斷之或婁氏九年之說有所据依耳 鄒君  
不著其名廣韻漢有東海太守鄒熙古今姓氏書辨  
證云因官居焉望出東海者也橋格卽橋閣字然閣  
字本非其義格則枝架之名此格字當爲正也 兩漢  
金石

記

右碑歐趙洪三家俱未著錄宋紹熙末南鄭令臨

晏表始得之爲文記其事然其地崖壁斗峻落蘚阻  
深自晏令作記後六百餘年罕有津逮而摹搨者今  
巡撫畢公撰關中金石記乃搜訪而錄之文字古朴  
東京分隸傳於今者以此爲最先焉鄒本晉邑以邑  
爲氏鄒君惜未詳其名字也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開通褒斜閣道摩崖字徑三四寸體界篆隸之間  
方整而長短廣狹不一余所見漢人書若諸城縣  
內延光四年刻石亦此類也其文共計一百二十  
字合之宋晏表所云一百三十九字共少十一字  
是所紀歲月也表文中似又有永平九年四月字樣



或此剏始于六年成于九年後刻此石也中褒斜作  
余橋閣作格並古字通

關中金  
石記

按是刻袒官陝西時所拓從前著錄家皆未見之  
磨厓後有宋晏袤釋文并題記晏所釋全文可讀  
知今本後尙有三十餘字爲工人遺拓蓋鄯君受  
詔興工在永平六年迄九年四月始成就也兩漢  
金石記云晏記前尙隱隱有字九年四月當是釋  
文之末行是翁氏僅見題記而不見釋文疑所謂  
九年四月者卽晏所題年月故所撰年月表次此  
碑於永平六年耳褒斜道卽今之褒城据縣令倪

學洙云自褒城而西南凡三百餘里懸崖絕壁漢  
唐題字隱見於叢莽間連綿不絕蓋宋以前路通  
興元棧道俱在山半故漢唐遺迹最多今棧道移  
而漸下遂不可摹拓矣又韓城朝邑河東山壁上  
石刻亦多而石淙南北摩崖尤不可勝紀又族弟  
啟昆云嘉陵江南北山壁上題字亦數百處然此  
種石壁古苔雜樹斫伐爲難必須長梯巨架所費  
不支并恐工人顛墜多傷民力皆未能羅致也并  
書于此以告後之訪碑者

慮僂銅尺



尺寸如其器今在  
曲阜衍聖公府

憲備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慮僂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國子監博士孔尚任字東塘曲阜聖裔博雅好古丙

寅丁卯間從故工部侍郎孫毗瞻在治下河在江都

得漢銅尺一上有文字曰慮僂云云孔自作漢銅尺

記周尺攷周尺辨三篇極精核王士禎  
居易錄

建初銅尺與周尺同當古尺一尺三寸六分當漢末

尺八寸與唐開元尺同當宋省尺七寸五分當浙尺

八寸四分當明部定官尺七寸五分弱當今工匠尺

七寸四分當今裁尺六寸七分當今量地官尺六寸

六分當今河北大布尺四寸七分孔尚  
任跋

孔東塘云漢章帝時冷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為尺與

周尺同因鑄為銅尺頌郡國謂之漢尺此或其遺歟

又引郎瑛云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與周同自

注云建初間得周玉律以為尺謂之後漢官尺疑其

非漢武也按隋志列十五尺一周尺即劉歆之銅尺

建武之銅尺祖冲之之銅尺荀勗令劉恭所造之尺

謂之晉前尺者是也二晉曰父玉尺則世說所稱田

父於野中得周時玉尺者也此比晉前尺為一尺七



釐矣四漢官尺卽以文學奚景所得舜祠下玉尺而  
度之與始平尺同此則比晉前尺爲一尺三分七豪  
未嘗明言得周玉律以爲尺謂之漢官尺也玉海所  
云相傳謂之漢官尺是後人謂之非漢人自謂也然  
建武銅尺卽晉前尺漢官尺卽晉始平尺今所見建  
初此尺則固可據以證建武及周尺者耳 後漢書  
郡國志慮僂繇并州太原郡前漢地理志注師古曰  
音廬夷建初六年爲章帝卽位之六年辛巳上距建  
武五十餘年矣然予嘗準此尺以度王莽時貨布及  
漢時諸器無不脗合者以此知建初尺與劉歆尺建

武尺皆不相遠而周尺之制亦可因以類推明矣

曲阜桂未谷馥云許祭酒鄭司農尙不能定周尺沈  
冠雲乃居然據以分田制祿殊爲武斷江寧周暢亭  
渠云曲阜孔氏所弄銅尺重今廣法平十八兩面廣  
準此尺一寸側厚準此尺五分與沈冠雲周官祿田  
考尺同沈卽以此爲周尺且云沿傳十五等尺較之  
當以此爲真周尺一切周官分田制祿悉以此推測  
矣愚按二君於沈氏之說疑信不同蓋稽古以闕  
致慎爲主桂君之言自不可廢然沈冠雲著周官祿  
田攷所繪古尺圖實與此建初尺無二冠雲云右



摹宋秦熹鐘鼎款識冊所載冊又載尺底篆文銘  
一周尺漢志鎰款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  
按高若訥依隋志定十五等尺第一爲周尺卽此  
蓋此於後人所定周尺中爲近古且最著云愚按  
雲所摹初非此建初尺而今驗其圖正相合則建  
尺之卽建武尺尤爲足信矣

兩漢金石記

按隋書律志載漢尺凡三一王莽時劉歆銅尺

後漢建武銅尺一漢官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三分

七毫蕭吉樂譜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泠

道縣舜廟下得玉律度爲尺今聖府所藏造於建

初六年或卽用奚景所制未可知也梁武帝鐘律

緯稱祖冲之用古尺較今尺一西京銅望臬一金

錯望臬一古臬一建武銅尺惟西京望臬微弱其

餘皆同荀勗晉前尺昶以莽時貨臬依漢書食貨

志尺寸積十枚校驗此尺適合十寸知後漢之尺

與莽尺無差矣王制云周人以八寸爲尺蔡邕

斷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

是三代度量不相沿襲鐘鼎款識謂周尺與建武

尺同友人沈彤用秦熹所撫計算周官祿田多與

古制合者此尺校建武尺豪釐無爽則亦與周尺



同也得周尺而夏殷之尺可以攷見矣昶嘗謂度量權衡皆有所起而莫不應黃鍾之管故漢書歷志云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三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周宣帝時達奚震等議稱嘗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鍾之律須臾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員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正

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按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卽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宋鄧保信縱累百黍定爲樂尺丁度等言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員者一黍之累百成尺與蔡邕合黃鍾管內秬黍千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鍾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以元尺比量分寸畧同復將實籥秬黍再累者均



之卽又不同朱載堉律學新說又云累黍有三  
曰橫黍一黍之廣爲一分曰縱黍一黍之長爲  
分曰斜黍非縱非橫而首尾相銜近胡彥昇樂  
表微辨之云劉芳依漢志以一黍之廣爲一分  
橫黍之說公孫崇變古以一黍之長爲一分卽  
黍之說元匡更出己意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  
取一分乃是用一黍半周之廣爲一分初無斜  
之說據此言之則累黍一事從無定準良由古法  
鮮傳眞黍難得且黍亦未必定中者卽有中黍亦  
復稀稠不齊難于考驗故衆說紛紜若是善乎朱  
載堉之言曰上黨秬黍佳者縱累斜累橫累皆與  
大泉合得此等佳黍然後可用若或不滿九枚錢  
之徑者慎勿誤用歷代造律而致樂聲焦急其失  
坐在黍不佳也世有深明樂律之原者訪得羊頭  
中產積累求之使無毫釐差忒以按古制庶不  
于繆悠之論乎因著錄是尺輒攷前人異同說  
于此以俟復古者擇焉

### 王稚子二石闕

一石下闕存高四尺五寸廣一尺一  
寸碑陰宋人題記殘字二行正書

### 漢故宛州刺史名

令王君稚子之闕



高廣與前闕同舊並  
在新都縣此闕今人

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鄉人王君稚子闕

上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官東漢循吏□□□□□□

□□□□之新都其石闕在道傍

闕下

右雒陽令王稚子二闕王君名渙其字稚子廣漢邦人也東漢循吏有列傳渙舉茂材歷温令宛州刺史侍御史洛陽令以和帝元興元年卒今成都新都縣有渙墓此墓前之雙石闕也趙氏云本傳稚子嘗為温令而碑作河內令乃史之誤其說非也温者河內之邑河內是郡名無令也碑云河內縣令者以郡為

尊蓋謂河內之縣令爾即温也先靈之稱它碑所無

碑中縣字反系作線

洪适  
隸釋

崇禎十三年太倉黃翼聖知四川之新都縣余案論

釋以二闕字屬之至十七年解縣事歸出此為贈二

二闕已橫卧榛莽中各失其下半截矣此後四川丘

戈雲擾人煙斷絕正不知二闕尚存否也洪趙所誌

二闕俱有全文故知其名渙歐陽所藏止刺史一闕

而又失去王君下二字遂不知為何人止據雒字去

水加佳為光武以後字定為後漢人耳苟非洪趙所

君子則今之見二闕者何從知其為稚子哉丁酉正



月顧苓記

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漢王稚子石闕載洪趙二錄甚詳崇禎庚辰余之官新都卽古郫縣道傍二闕儼然在焉癸未余量移彭南命工搨數本以歸中間殘闕共十一字據葛君常云吳中藏本皆同其漫滅自何年已不可攷矣歲次屠維大淵獻如月望日攝六老人識同闕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官道西墓前高一丈五尺闊三尺厚二尺五寸字徑三寸五分東向按王君闕有二其一云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闕金石圖雍正九年沒於溝水中

新城王文簡秦蜀驛路後記所錄西闕正面曰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隸書其陰曰西漢循吏云云行楷直下書又云石闕闕字中畫已失之矣然此陰以今拓本驗之乃是維陽令一闕之陰非河內縣一闕之陰也文簡蓋偶誤記耳兩漢金石記拓本楷書二半行乃王稚子闕之陰殘字也 國朝成都通判陳耦漁祥裔蜀都碎事載此文劉涇所爲也今錄於左

西漢循吏稱文翁葬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官東漢循吏稱王稚子葬于郫縣卽今之新都其石闕在道傍



然石室依古禮殿得不磨滅而石闕獨暴露骨立可  
憐歷兩漢千二百餘年間二人爲古今吏師而遺跡  
亭亭勢參峨嵋氣凜雪山蓋官學者所當臣于下風  
以幸教髣髴而至有未及者其不韙如此予訪古石  
類得秦石犀石筭漢石室石柱石闕凡物五若犀筭  
與柱無甚損益事而石闕苟不朽則實二人之甘棠  
也于是新都令王君天常趣古甚力得予說因請大  
尹蒲陽蔡公爲稚子作屋書榜以昭昏昏按闕面有  
繇字三十一法度勁古過于鍾梁闕上下有衣冠鳥  
獸等象僅可辨氣韻精簡過于顧陸并以告來者

此文以今所得殘拓本依其字數度之當是十一行  
行二千三字也東都事略劉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人  
熙寧六年進士元符末除職方郎中卒有前溪集

米元章畫友

同上

王文簡所記王稚子二闕此其東闕也云此闕下方  
上銳疊石如累碁其巔如蓋覆之望之如宰堵波  
疊石凡五層二層刻人物之形三層象虎海馬五  
師子也又記後人題字今錄于此

宛丘李昇符季士宏鄒詹權眉張剛壬午歲季冬廿  
四日龍舒陳口公觀此建中靖國元年洛陽張戴



江張剛汴西馬中行同迓大尹清源口行楷橫書  
在第三層

唐安張察先至

紹興八年秋八口伯疆口漢同祿八分橫書  
在第四層

建安吳棫口赴鎮明年二月口皆謁漢循吏王口城

東秉同之激口行書直下  
在第五層

若渾筍與桂口也於是新都口大尹莆陽口桂恐是  
柱之訛

渾當是屏  
行楷  
書直下在第五層

金石錄云按後漢書循吏傳王渙字稚子嘗為温令而石刻為河內令者蓋史之誤渙以元興元年卒然則闕蓋和帝時所立也朱竹垞云漢書河內郡有温

縣無河內縣所謂河內縣令者謂河內郡之縣令也史未嘗誤方綱按洪氏隸續已云謂河內之縣令爾即温也碑中縣字反系作綵今以所見舊拓本驗之信然

王稚子闕洪氏隸續所錄凡三見其第五卷第十三卷皆各為之圖一圖其闕式一圖其畫象也又其第二卷別出雒陽稚子一題云右先置雒陽稚子六字其大小與王稚子闕相若而波磔不越乎規矩之外亦刻於稚子闕上但殘闕不具無先後之序愚案此六字即其額也不應別出一題其置字蓋即靈字之



譌耳又新城王文簡秦蜀驛程後記詳錄闕上題記  
之文按文簡此記作於康熙卅五年丙子在黃子羽  
爲新都令倩工拓碑後之五十三年而其時不但雙  
闕具存且闕上所刻人物象虎海馬師子之形及逐  
層後人題記之字皆無恙則黃子羽作令時其完好  
更可知矣然此拓本漫漶太甚蓋出於工人之鹵莽  
若州字中直之岐出河字下點令字上半皆屬描失  
且其上數層之文皆置之不拓誠可憾也然洪氏所  
得拓本又在黃子羽之前五百年而已譌靈爲置則  
其剝泐已久又可知也前年門人陳和軒觀察入蜀

以拓本見寄則僅存雒陽令一闕及闕後陰之二半  
行耳然其拓法轉勝於此本以是歎善本之難得而  
此冊雙闕具存尤可貴也予旣重感秋盦所獲之不

偶因爲遍考前人著錄之文臨寫于後翁方綱跋小

萊閣金石文字

王君有二石闕先靈一闕沒於溝水今二拓本並存  
又有文枿顧苓題記可貴也曰河內縣令者君先爲  
河內郡溫令也曰故兗州刺史者由溫令遷也曰先  
靈者猶言故也曰侍御史者坐考妖言不實罷刺也  
又徵拜侍御史也雒陽令者由侍御史還爲令也今



二闕而書君居官乃備予斷之曰此溫與雒陽二  
民各爲君建一闕故各題其縣不然何以一人有二  
闕一闕只追書前官而不書卒於其位之官也華陽  
國志曰明廉侍御史洛陽令王渙字稚子鄰人此只  
書卒於其位之官書法之應爾也書河內縣令而不  
書雒陽令書法之不應爾也予故曰先靈一闕是溫  
縣民之所建也君之在溫也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  
稚子終無侵犯君不以字行而二闕題曰王君稚子  
者以放牛者猶知其字無人不知其字者矣君以元  
興元年病卒於洛陽民立祠安陽亭西絃歌以薦食

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  
蓋又人人無不呼爲王君者矣乾隆乙巳大雪前七

日石公張填

同上

黃小松所藏舊拓本字尙顯存惟線字損剝趙德甫  
釋線作縣謂稚子嘗爲溫令而刻石爲河內令者蓋  
史之誤洪氏指河內縣令者以郡爲尊蓋謂河內之  
縣令耳卽溫也予以字証之溫通作緼隸釋所存線  
字卽緼字之轉今此拓本線旣全沒蓋當宋時必亦  
有殘蝕遂致誤認爲縣案詩飲酒溫克禮器溫之至  
也內則柔色以溫之漢書義縱傳少溫藉義並與蘊



藉同則石刻舊必作緼也稚子見古樂府亦言渙從  
溫補洛益證史爲非誤

雲漢正義溫字引定本  
作蘊授堂金石跋

漢王稚子雙闕今只存漢故兗州刺史雒陽八字餘  
不可得惟此雙闕拓本尙存二十字久在江寧龔氏  
樵家乾隆丁酉董小池雙鉤一本寄贈易數煩石友  
求取原本越八年乙巳之夏嚴侍讀道甫爲易作緣  
遂歸小蓬萊閣子羽令新都時值蜀中雲擾讀蓮華  
居士集中寇警諸詩想見干戈戎馬之苦幸得歸老  
江南優遊泉石其手拓片紙自覺可貴今復爲黃氏  
所有亦一奇也錢唐黃易識於祥符寓館

小蓬萊閣  
金石文字

按二闕已亾其一昶家藏舊拓本先靈一闕尙存

全蝕者惟四字耳稚子爲河內溫令而闕題河內

相令金石家皆釋爲河內縣令曲爲之說武君億

獨云線卽緼字緼與溫通其論甚核隸書盥字作

盥與杲相似石刻剝落遂釋緼爲線指爲縣字反

文謬也商周器物文間有偏旁互寫如駒作𩇛𩇛

作隨之類不可勝數漢魏甄瓦款識亦多反文者

良以字出模範易於顛倒漢碑皆由當時鐫刻應

無此誤且漢人題名大率郡縣並書碑陰中此例

尤夥其有郡縣同名不嫌複出如孔彪碑博陵之



類從未見縣名之下復加縣字者益足見諸家所釋爲未確也蘊溫古並同聲詩小宛云飲酒沮克箋云猶能緼藉自持以勝正義云定本及箋皆作溫字舒瑗毛詩義疏云包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方言蘊崇積也廣雅蘊崇積也說文蘊積也引春秋傳云蘊利生孽今本昭十年左傳作蘊利又昭二十五年左傳蓄而不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顏氏家訓引郭璞三倉注云蒼蘊藻之類也以蘊蓄爲蘊蓄蘊藻爲蘊藻皆緼溫相通之證東觀漢紀稱渙除河內溫令商賈露宿人開門臥人爲作謠云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蓋渙得民心如此

甘泉山漢刻殘字

石三段一豎兩橫據搨本豎者高二尺許廣八寸橫者一廣尺許高八寸一廣二尺許高九寸文各三四字體兼篆隸徑四五寸不等從甘泉山出土今嵌置揚州府學

中殿第廿

右一石四字若廿作二十讀則五字

第

百卅

右一石二行橫列三字



口

下疑保字

歲

疑歲字

廣

疑庶字

廬

不可識其文如此

右一石四行文俱漫漶難辨摹其影迹姑識疑以俟  
詳攷

先世墓廬在雷塘形家以為甘泉山之支脉偶於廬  
北溯二十餘里至山山有惠照寺中多古石尋得三  
石其有筆蹤可辨者一口中殿第廿一日第百卅其  
一漫漶姑釋其文以俟考江鄭堂云此漢厲王胥塚

中石也甘泉山舊為厲王墓今土人尚呼為琉璃王  
墳琉璃者劉厲之訛也沈約宋書樂志陳思王鼙鼓  
歌云中殿宜皇子中殿與東宮義相近然則更可證  
為胥之物矣若然則是西漢之石攷其時當在五鳳  
後四年在墳壇之前矣因海內西漢石少而江南更  
不可得得此甚奇亟為搦寄述庵先生補萃編所未  
備

阮元跋



尚  
列元

不可得也其奇如魚鱗若披其生蘇萃祿視未  
幾四羊由與獻之前矣因城內西苑百少而西南更  
為晉之妙矣若然則景西苑之可必其湖當亦正鳳  
漸云中與宜皇午中與東宮舞休後然則更何益  
貴庭離音隱亂之指山必係宋書樂志則思王臺造  
中百出甘泉山書為亂王墓今土人尚平為庭離王

金石萃編卷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

永初洗文

洗徑一尺  
一行五字

永初元年造

永初元年造

按永初為漢安帝年號帝以清河孝王子入繼大統  
年方十三即位之初即頒明詔諸所造作非供宗廟  
園林之用者皆宜停止是器造于其年其為宗廟園



林之用無疑亦黃司馬見于濟寧者 山左金石志

### 祀三公山碑

碑高六尺九寸五分廣二尺九寸  
十行行約二十字今在元氏縣

口 郊 邑 宰 常 凶 相 辭 凶 焉 君 到 官 舜 饑 襄  
出 獲 口 惟 三 尚 粥 語 凶 三 隆 列 神 迥 在 領  
函 雪 民 禱 祀 興 雲 夢 寸 偏 雨 凶 雜 遭 離 羌 寇  
蝗 旱 拿 我 民 流 道 荒 醮 祠 而 甲 口 奠 瓦 瓦 由  
昆 山 來 和 氣 瓦 鑄 弓 來 道 明 本 祖 與 原 即  
三 尚 是 廣 興 靈 九 神 處 幽 道 巽 季 山 者 難  
一 擇 吉 口 怡 東 就 澌 凶 起 堂 立 壇 雙 闕 夾

門 豐 牲 納 禮 功 豐 一 其 神 神 嘉 其 位 曰  
雨 屢 降 報 如 景 豐 晉 國 界 內 豐 穀 什 三 錢  
民 無 疾 苦 示 休 其 寧 之 壽 史 魯 國 顏 恢 五 官  
掾 閭 祿 戶 黠 史 紀 受 將 作 掾 王 無 元 氏 食  
第 匪 丞 民 音 註 掾 郭 耕 戶 黠 史 翟 福  
工 亦 尚 豐 刊 石 紀 焉

口 初 四 年 常 山 相 隴 扇 馮 君 到 官 承 饑 衰 出 後 口 惟 三  
公 御 語 山 三 條 別 神 迥 在 領 局 吏 民 禱 祀 興 雲 膚 寸 偏  
雨 四 維 遭 離 羌 寇 蝗 旱 鬲 我 民 流 道 荒 醮 祠 希 旱 口 奠  
系 行 由 是 出 來 和 氣 系 臻 乃 來 道 叟 本 祖 其 原 以 三 公



惠廣其靈尤神處幽道艱存山者難卜擇吉與治東就  
衡山起堂立壇雙闕夾門薦牲納禮以寧其神神熹其  
位甘雨屢降報如景響國界大豐穀斗三錢民無疾苦  
永保其季長史魯國顏口五官掾閻祐戶曹史紀受將  
作掾王箒元氏令第匡丞吳音廷掾郭洪戶曹史翟福  
工宋高攀刊石紀焉

此與洪氏隸釋所載光和四年三公山碑不同光和  
碑云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此則云隴西馮君又  
其長史令丞之名皆與此不同知非一時所立也碑  
首惟初字可辨杭人趙晉齋魏跋此謂通鑑永初二

年先零羌寇河內詔常山作塢堠以禦寇云云然此  
是後漢書西羌傳之文在五年春非二年也碑首初  
字之上隱隱尙露其半諦視是元字馮君到官承蝗  
旱之後乃是安帝改元元初四年丁巳之歲下距光  
和辛酉乃有六十五年之遠以此知隴西馮君與南  
陽馮君非一人明矣趙君又謂嵩山泰室石闕銘作  
於元初四年此刻當與同篆同時按嵩山泰室石闕  
銘乃元初五年非四季而此刻雖是篆書乃是由篆  
入隸之漸減篆之縈折爲隸之逕直又不必以嵩山  
石闕爲徵者矣碑中有三條云云與白石神君碑同



三條云者當是茲山之實事而今莫可攷矣趙氏金石錄云三條莫曉何語此自是闕疑之義而洪氏乃引尙書正義北條南條中條之說以實之近人刻金石錄者又以爲崇飾之辭皆非也 河朔訪古記云三公神廟在元氏縣西北三十里封龍山下榜曰天台三公之廟廟有漢三公山碑一通漢光初四年常山外八都神壇亦有三公山碑一通漢光初四年常山相馮巡所立按此所謂廟有漢三公山碑一通者卽此碑也 碑以因爲四領爲嶺瓦爲不巒爲薦禮爲醴燾爲喜偏省其不疾省其心趙君云文中三公之

下疑是御字愚按三條下疑是別字醮祠下是希罕口奠四字三錢上是斗字非升字又第三行離字之左半第七行屢字之下半兼帶行艸之勢是篆隸所

絕無者

兩漢金石記

乾隆甲午三通館方輯金石畧長吏搜古碑上之朝關西王君宰元氏得此刻在城外野坡石高四尺二寸廣二尺字泐幾不可辨吳興楊君鶴洲詫其奇命余辨識得一百九十字闕疑六字知爲漢口初四年祀三公山文書法勁古與開母少室諸篆刻相類是東漢中葉書集古金石二錄有漢三公山碑乃隸



書立於光和四年碑今不存此刻在隸碑之前尤可

貴黃易跋

漢元氏有名山六三公其一焉後漢書郡國志常山國元氏注云有三公塞卽此山集古金石二錄載有三公山碑隸釋存其文凡六百四十餘言額旁又有封龍君靈山君六大字碑立於光和四年元氏左尉上郡白土樊瑋子義所立頌中兼美舉將南陽冠軍馮巡字季祖時馮君相常山故也碑中已有德配五岳王公所緒四時珪璧月醮酒脯之語蓋三公得法食在光和二二年二月戊子詔書出其縣錢給四時祠

具見無極山碑而樊君僅以得應廉選貢名王室感恩立銘故不序三公詔祀知二年前當有禋祀之者特無明文可考耳今年春吾友黃君小松貽予元氏古篆碑乃祀三公山文出光和前讀之驚且喜也首云口初四年常山相馮君後列長史魯國顏校及工宋高等九人名按西漢有太初東漢有建初永初元初諸號西漢遭新莽碑石無存者且名例有禁碑中皆單名知爲東漢無疑考通鑑漢安帝永初二年先零羌寇河內百姓多奔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趙常山中山作塢墩六百所以禦寇羌旣



轉盛而緣邊二千石多內郡人無守戰意皆爭上徙  
郡縣以避寇時運旱蝗飢荒而駟蹙劫掠流離分散  
隨道死亡不可勝數今碑曰飢衰之後曰遭離羌寇  
蝗旱而元氏又隸常山皆與鑑合殆無可疑永初之  
後改元初計馮君到官在四年距羌寇後僅六年耳  
特文中三公字之下二字疑作御語而後文治東字  
之下又似作龍衡光和四年碑有封龍靈山字無極  
山碑有龍靈字求之似皆不合豈今古異名耶漫漶  
之餘不可臆說當於元氏志中互考之趙魏跋  
嵩嶽太室石闕銘

銘高一尺三寸廣四尺六寸五分二十八行行九字  
惟第三行十字額題中嶽泰室陽城□□□九字篆  
書陽文今在登封縣

○惟中□□□崇高神君冢土□□位氣  
寂純春生萬物膚寸起雲濯施源涑鴻濛  
沛宣址天四海莫不蒙恩聖朝肅敬衆庶  
所尊齋試奉祀戰慄盡勲以頌功德刻石  
紀文垂顯□□以傳後賢元初五年四月  
陽城□長左馮翊萬丰呂常始造此石  
闕時□□□○潁川太守京地杜陵朱寵  
丞□夏□陵□□監□府掾□□□□



承河東臨□□□□臨□張嘉□□易  
 □□史□□□□鄉三左嚴壽□□□□  
 佐石副垂崇高亭長蘇重時臨少陽翟平  
 陵亭部陽陵格王孟功□車卿王文□潘  
 □□□□共□□陽□□□陽□□  
 □君□□脩□□□□人肅□□□□  
 □□□人諸師□□□□□□眇下關

關在中嶽廟前漢安帝元初五年陽城長呂常造關  
 左有八分書字雖剝落尚可半識蓋銘詞也按通志  
 金石畧載堂谿與嵩高山石闕銘註云熹平四年或

一卽是銘而時久剝落書人名氏並月日無可考矣予  
 嘗遊闕下屢摹搨之自惟中至後賢凡八行八分書  
 世傳漢篆而八分書亦復遒勁如此可寶也景日珍說嵩

太室石闕銘今在登封縣中嶽廟南百餘步銘八行  
 年月及職官姓名共十三行完好未圯而其文剝蝕  
 殆半若少室啟母二所卽闕亦隳矣 竝天普天也

古人省文金石文字記

按銘詞崇高神君句金石文字記作嵩高按前漢書  
 武帝祠中嶽改嵩高爲崇高後漢書靈帝熹平五年  
 復崇高山名爲嵩高則安帝元初五年崇高爲是說



嵩又作帝君口寸起雲句說嵩寸作方聖朝肅敬句  
說嵩肅作齋口誠奉祀句金石文字記說嵩俱作奉  
今搨本祇有首行中高三行春生寸起雲潤四行源  
流五行莫不肅入行顯賢九行四陽十行長始十二  
行川十三行朱十五行臨十八行壽副十九行崇亭  
蘇監少二十行陽亭部陽陵二十一行卿王二十四  
行君三十八字依稀可辨額凡九字三行前二行尙  
存中嶽奉堂陽城六篆字末行三字似磨損黃叔儼  
中州金  
石  
太室石闕銘宋歐趙洪三家皆未著錄前明崇禎丁

丑虞山始見程孟陽所藏宋本繫跋其後然謂至正  
時其石已毀今其闕巋然在中嶽廟前則知虞山之  
說非也今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謂銘八行年月職官  
姓名共十三行顧南原隸辨因之余以雍正九年七  
月得新搨一紙於邵陽褚千峯首有篆額兩行銘八  
行年月及職官姓名十行則知二顧亦未嘗親見全  
本其謂共十三行者亦非也然孟陽所藏紙墨精古  
信是舊搨而剝蝕殆盡今余所得乃是新本且的是  
一石而字之存者十得八九蓋不可解又可知顧氏  
之二云剝蝕殆半者亦非也虛舟  
題跋



金石錄卷六  
按太室闕銘金石文字記惟中下闕二字則銘詞皆四言經眼錄及說嵩惟中下闕三字則銘詞首句五言餘皆四言婁機云史記載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句而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邪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每稱年者輒五字嘗見泰山祠石本則書爲廿有六年及得史記宋本皆廿字此後人傳寫譌耳容齋隨筆嘗辯之韓文公作孔幾墓志銘孔世卅八吾見其孫亦皆四字句俗本作五字句皆譌今太室銘詞皆四言而經眼錄摹每行皆九字對列整齊及得舊搨本每行有八字者有

九字者有十字者參差不對首行惟中下雖模糊尙彷彿闕二字四行源流下尙彷彿闕三字若如經眼錄所摹不惟首句五言與通體不稱且四行源流下宣字上但闕二字成三字句矣闕額中嶽泰室陽城六字後闕三字篆書石刻陽文題額下又有篆書漫漶不可搨泰室字金石攷說嵩作奉堂誤題名呂常經眼錄作呂營亦誤

河南府志

嵩山三闕惟太室闕字差小前銘後系官名各以一圈標界於首亦金石文所罕見也三闕歐趙洪皆不著錄近人顧亭林王虛舟吳山夫牛空山四家始錄



之而吳山夫金石文存有少室開母二闕獨無太室  
闕牛空山金石圖概以為每行九字殊多舛誤顧氏  
金石文字記所載太畧王虛舟改正岱祀二字甚允  
若第四行源流下一字王所錄亦未確也第二行家  
字王亦未敢遽信今方綱諦審似是冢土二字然究  
亦未敢質其必然也 前即普字誠即戒字崇即嵩  
字顧氏錄作嵩非也按說文有崇無嵩徐騎省新附  
字乃有嵩字注曰申岳嵩高山也从山从高亦从松  
韋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息弓切 兩漢金  
石記  
右中嶽太室闕銘顧氏金石文字記始著於錄然所

見止十三行其釋文誤以崇作嵩祀作起近畢氏翁  
氏所釋較為詳審予諦視第十三行丞下似是江字  
夏下似是西陵字第十五行河東臨下似是汾字而  
第二行翁釋冢土岱氣四字未敢信其必然也少室  
闕題名有將作掾嚴壽此有鄉三老嚴壽蓋即一人  
由鄉三老辟掾也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嵩高字作崇見漢時尙無嵩字地理志有密高縣云  
古文以密高為外方山也國語夏之興也融降于崇  
山韋昭注崇崇高山也據此知經典有作嵩或作崧  
皆後人所改矣竝天四海即以並為普並普聲相近



于五音同為羽也故說文音以竝為聲徐鉉刪聲字  
徐錯繫傳本有云傳寫誤多之非也地理志密高有  
太室少室山廟賴有此闕以考其遺陞云中州金石記  
按闕陰銘詞崇高神君余至闕下觀闕陽題有中岳  
太室及嵩高數篆字皆顯然無訛則當時嵩高崇高  
蓋兩稱之韋昭注國語崇高字古文通用是也又中  
岳泰室今指為奉堂亦字形之訛闕後兩石人埋土  
中僅露其首視之漢製也疑下胸背間必有銘刻屢  
告當事者為發出竟不可得此一憾也授堂金石記  
嵩嶽少室石闕銘

銘高一尺三寸廣五尺九寸二十二行行四字額  
題少室神道之闕六字篆書陽文今在登封縣

上闕 口 葭 林 芝 闕 上 縣 日 月 而 闕 一 行 三 日

三 日 闕 上 郡 陽 城 縣 闕 上 興 昭 神 道 闕 一 行

君 承 零 陵 泉 陵 薛 政 五 官 掾 陰 林 戶 曹 史

夏 效 監 廟 掾 辛 述 長 西 河 園 陽 馮 寶 丞 漢 陽 冀 秘 俊 廷

行 辭 解 化 掾 嚴 壽 廟 祚 向 猛 趙 昭

上 闕 口 葭 林 芝 闕 上 縣 日 月 而 闕 上 三 月 三 日 闕 上 郡 陽 城 縣 闕 上

興 治 神 道 上 闕 君 承 零 陵 泉 陵 薛 政 五 官 掾 陰 林 戶 曹 史

夏 效 監 廟 掾 辛 述 長 西 河 園 陽 馮 寶 丞 漢 陽 冀 秘 俊 廷

行 辭 解 化 掾 嚴 壽 廟 祚 向 猛 趙 昭



掾趙穆戶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廟佐向猛趙始

此為族兄登封令封字慕廬所貽且云在少室東邢家舖西可摹者二十一行郡陽城縣推之郡字上似應尚有潁川二字丞零陵以下與啟母闕題名參考之雖大同小異竟無闕文皆在漢安帝時但有題名而亡其銘詞其芝林至三月三日似屬所題之尾而郡陽城一行則起手處也予將搨本校按跋語不可解者有三蓋可摹者二十一行今缺三行一也闕之勒字處恐不止四字之高郡陽城上應尚有字日月上定有紀元或即在前所泐一行二也銘詞有無雖

不可考而與治神道即建闕之詞似以三月三日為治道之日未必為所題之尾三也且末幅張字下全

闕則此闕之泐者多矣葉九苞金石錄補

闕在少室東邢家舖西三里許闕左亦大篆書銘盡泐不可辨僅一石存諸人爵里姓名數十字與啟母廟闕姓名相同蓋亦朱寵所建者嵩書曰兩闕石鐫山水鳥獸之形古拙特甚若出一手所刻銘與題辭文既簡質字體復毫髮不失古意固知非唐以後人所能辦也舊志不載而嵩人亦無知此間有字者予磨洗得之喜而且歎史載漢安帝建光元年大司農



朱寵肉袒上疏爲鄧騭訟寃詔許騭還葬次年改元  
延光闕稱延光二年潁川守朱寵造寵或自內謫外  
者與說  
嵩

此闕有銘辭而今僅存二行八字其可辨者五字又  
云三月三日而上無年云郡陽城縣而上無郡名亦  
亡其上一層矣金石文  
字記

闕建於漢安帝延光二年三月與開母廟石闕同時  
碑亡其年而知是延光二年者以開母廟題名考之  
皆同則其同爲一時所立無疑也碑後太室石闕五  
年題銘名同者唯嚴壽一人嚴壽在當時爲鄉三老

此爲將作掾上層亡失將作掾三字適在其首未必  
果是其官顧寧人竟作將作掾嚴壽恐未是或曰此  
闕唯銘前有亡失日月以後俱無闕其曰三月三日  
者開母廟石闕已列延光二年此闕蓋卽同時所立  
故不須復列其年也開母石闕不書日月此不書年  
蓋互見也古人文字簡質如此題名以下以開母廟  
題名按之官闕名姓皆同則知此以上無闕字也虛  
舟

題  
跋

右漢少室神道石闕銘今時拓本少最後三行恭壽  
先生本首行多一叢字次行多一絲字則又葉顧二



家所未及見者也嵩山三石闕太室以繇開母少室以篆繹泰刻石而後此篆爲最古且係原石非他傳摹者比

金石存

葢卽叢字說文新附字葢麻蒸也从艸取聲一曰葦

也側鳩切然非此字

兩漢金石記

地里志嵩高有少室山廟唐楊炯少室山少姨廟碑云少姨廟者則漢書地里志嵩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爲婦人像則故老相傳云啟母塗山之妹也卽此園陽不作囿見漢時無囿字說文所以不載闕字从巛此作軟从艸寶字从缶今从余漢人不拘六書如此

中州金石記

石記

顧亭林云此闕有銘詞僅存二行八字其可辨者五字曰口口林芝口日月余案林字上實爲葢字日字上實爲綿字又戶曹史張此行下仍間一行字過損脫不可諦識跳行乃接詩字今顧氏連張詩爲一行非也

授堂金石跋

按此卽金石圖所謂西闕凡六橫額與文並在第一二橫額下第三橫畫走馬人第四橫畫兩螭龍文下第三橫畫蹋鞠及坐視者共四人自詩將作掾以下三行在闕之側亦居第二橫後畫蟾兔杵曰



形其文大半剝蝕今止存二十二行每行亦止四字耳祖以文義按之其闕第一橫當亦有字與下接連今上橫殘闕已甚無一字可見然口鼓林芝及縣日月而二行斷是銘辭中空一行者或上橫尙有數字銘文已終因提行別書年月下文興治神道一行亦此例也君丞一行尙是提行直寫以後諸人題名乃於第二橫旁綴而下與開母石闕銘居兩橫而題名亦在下橫者其例相同並無缺字也諸家題跋以鼓林二行爲所題之尾而云銘詞全泐且云紀年已見開母故不復書皆曲說不足信戶曹史張下空一行乃刻石時從正面轉至西側故爲稍留餘地開母闕張詩直寫可驗也武氏謂此下仍間一行跳行乃接詩字而以顧氏張詩連讀爲非誤矣

開母廟石闕銘

銘二橫各高一尺八寸五分廣八尺九寸五分二十行行十二字下橫前多題名十行行七字今在登封縣

□□□開母廟興□神道關時亦□  
□未廟丞□□陵薛政五官揚陰林  
尸曹史夏□□豎揚陳協處西河園陽馮



寶祿漢陽漢祿修德揚越勢戶豐史張  
詩拜化揚嚴高佐左福

□□□□□□□□□□□□□□□□□□

原洪泉浩浩戶民震驚□□□□功疏河

鳳慶九山聖於□□□□文爰納壯山辛

萃止閭三□□□□入處勤斯民以安濟既

□□□□正紀繪漸習又譟歐霽□□□□

亨於嚳馮神彌徇飛離□□其庭原祥

祥瑞靈支經主□□□□化陰陽歸清興

雲開雨□□□□□血肉□不歇爪姓乾坤

福祿來返相履我君平秋豐祕子子孫

孫志闕銘功昭既後昂□□□□世茂

二季 重□□□□□□□□□□□□

而溥儼□□□□□□政勳文燿以涉播

□□□□□□□□□□皇極正而勝休□□□□

□□□□□□□□□□□□□□□□□□

未禪理於萃嶺□□□□□□盛也日新

而累崇□□□□□□化咸來王而會朝

□□□□□□□□□□□□□□□□□□

□□福祿聖史南山隅神□宮而館格



釐我后司絜禱于晏樂而罔極亦庶載  
而保之

□□□開母廟興□神道闕時大守□□朱寵丞零陵  
泉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戶曹史夏效監掾陳脩長西河  
園陽馮寶丞漢陽冀祕俊廷掾趙穆戶曹史張詩將作  
掾嚴壽佐左福

□□□□防百川柏鮫稱遂□□□原洪泉浩浩下  
民震驚□□□功疏河寫元九山甄旅□□□文爰納  
江山辛癸之間三□□入實勤斯民同心濟既□□□  
正杞繒漸替又遭亂秦聖漢福亨於茲馮神彌彼飛雉

□□其庭原祥符瑞靈支挺生□□□化陰陽穆清興  
雲降雨□□□寧守一不歇比性乾坤福祿來返相肩  
我君千秋萬祀子子孫孫表碣銘功昭眡後昆□□□  
□延光二年重曰□□□□作辟惠祥溢而溥優  
□□□□政剿文燿以消搖□□□時雖皇極正  
而降休□□□□穎芬茲淋于圃疇□□□□□  
木連理於芊條□□□□盛胙日新而累熹□□□  
而□化咸來王而會朝□□□□清靜九域少其脩治  
□□□□祈福祀聖母虛山隅神□享而飴格釐我后  
以萬祺于肯樂而罔極永歷載而保之



闕在啟母石正南漢安帝延光二年潁川守朱寵造其式以石條壘砌如堞而闕其中如門石質粗劣空

處刻雜花紋篆書題名凡三十二行

葉封嵩陽石刻記

今在嵩山啟母廟南漢避景帝諱改啟之字曰開嵩陽石刻記曰今見存篆書三十二行前題名十行行七字內第三行止六字以少室石闕所列官名參考之則此十行之上無闕文也後二銘共二十二行前銘十二行年月一行每行十二字今止存六字後銘今止存九行每行亦止存六字蓋亡其上一層矣後銘視嵩高志所載又闕四句歲屠維協洽莫春予親

至廟下視此石闕并叔所謂闕四句者今又得四行二十餘字以文多不能容故轉而刻於其旁仍亡其

上一層也

金石文  
字記

漢避景帝諱改啟為開史記啟禹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尚書娶于塗山屈原天問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呂覽禹見塗山氏女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女乃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列女傳美其彊于教誨然則母也賢矣若夫禹化為熊塗山氏化為石石破生啟荒誕不經本于墨翟之徒隨巢子至漢流傳斯嵩山母廟南有石闕存焉也武緩宗為兄造



闕用錢十五萬比立碑費十倍之洪氏隸續具圖闕  
狀顧啟母廟暨少室神道未之及者洪氏主于釋隸  
而二闕銘皆篆文故爾

曝書  
亭集

郟陽褚峻千峯爲余道太室少室諸石闕刻文畫像  
之蹟甚詳至太室石闕者去中嶽廟前百步在登封  
縣東八里中嶽太室之神道闕也闕有二其一東闕  
無文字此其西闕也闕高八尺濶六尺厚一尺有六  
寸刻銘闕端刻石高八寸濶三尺三寸字徑一寸闕  
陽銘而陰額銘南向額北向額刻九字其文曰中嶽  
太室陽城□□□刻石高七寸五分濶八寸字徑二

寸六分闕以元初五年陽城潁川諸守長造今其銘  
後題名可觀也由太室石闕而西過登封縣十里又  
西南三里許有兩崇闕峩峩東西峙田間西闕三面  
皆有刻文北面刻曰少室神道之闕知是少室石闕  
也少室廟今不可見存此闕云刻額高七寸濶七寸  
五分字徑二寸三分刻額下畫兩人走馬而舞爲角  
抵戲又畫兩螭龍一龍入於窗中一龍逐而銜其尾  
亦不知其所謂也銘與題名刻於闕之南面及西側  
凡十九行橫濶三尺八寸並側爲四尺四寸縱高一  
尺字徑一寸四分銘文可識不可讀疑有斷文也西



側畫一環月爲蟾兔杵臼搗藥之形南面畫索毬而  
蹋踞者二人坐而睨視者一人跪者一人東闕去西  
闕五六步東闕畫一獵犬逐兔兔趯趯然可及也又  
畫一獨角獸一人左手引之而右持鈎鈎象者畫像  
下有一石刻高一尺濶六寸刻二十四字可見者十  
九字字徑一寸二分所謂少室東闕題名者也刻文  
寢下前人皆未及見見而表之者雒陽董金甌相函  
金甌好古士善篆隸東闕刻文畫像之蹟皆北向凡  
少室東西兩闕高厚濶之數皆相等高八尺五寸濶  
五尺五寸厚一尺八寸凡兩闕畫像七人二馬一犬  
一兔一象一獨角獸二螭龍及月中玉兔蟾蜍之屬  
諸像極古拙崇福觀者在登封縣北十里觀東二十  
步相傳爲開母廟舊址開母石闕者延光五年造題  
名而銘禹蹟銘文四言重曰以下六言儷如賦語別  
又有四言銘爲季度作所謂季度銘是也闕高八尺  
五寸濶六尺厚一尺六寸開母銘刻於其陰及東側  
高二尺三寸字徑一寸八分季度銘刻於開母銘下  
高七寸五分濶二尺三寸字徑一寸五分開母銘及  
季度銘刻文皆北向褚峻云開母石闕亦有東闕如  
太室少室雙闕者東闕無刻文非金石事所重故弗



著

金石圖

候官李雲龍藏本較顧亭林本前銘每行多三字後銘每行多二字較金石文字記刻本又增四十一字

中州金石攷

通前後總計三十五行葉井叔以為三十二行蓋未見後銘之末二行又未見其最前陽字之一行也王虛舟亦依井叔以為三十二行者沿訛也予得此銘拓本三十五行之後即接圓幢畫象矣靈支挺生吉蓋借為叟又借叟為枝又借枝為芝也累熹借熹為熙也返之為返則說文注云春秋傳返从彳也又

以𦉳為茲以𦉳為翩以𦉳為祚至於挺之手旁作木靜之月脚作肉銘之名作𦉳皆失六書之義當東漢時字學漸已放失此許祭酒所為興嘆也止字顧王二家俱闕未錄按說文止少也讀若輟正當援是銘

以詁義爾

兩漢金石記

漢時篆書紕繆自秦隸既行六書之學日微此文鯨作鯨眠从氏條从彳俱別體廣韻作鯨玉篇又有作𦉳皆後世譌字云木連理于竿條竿亦竿俗字顧炎武以為芊非也其文之合于古者惟德作惠用本字云則文耀以消搖不从辵按詩河上乎逍遙釋文云



本又作消搖據此文則漢時尚不從是後人改亂經  
文也云九域志其修治說文少也讀若輟不知其  
用意所在廣韻屑清也少蓋屑之假音音固不必有  
義惟漢魏人知之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元年春正  
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見夏后啟  
母石應劭注啟生而母化爲石文穎注在嵩高山下  
元和郡縣志云登封縣東北七里今龕中鑿石像其  
石漢安帝延光三年立今崇福觀在縣北十里觀東  
二十步世傳爲啟母廟舊址其石存也又按安帝紀  
云延光三年穎川上言木連理今文云木連理於竿

條卽其事也但紀言木連理乃在三年元和志亦言  
立石在三年今石刻作二年甚明未知其故又唐崔  
融啟母廟碑記云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記以爲  
陽翟婦人卽太平御覽引嵩高山記昔有婦女妊身  
三十月生子五歲使入嵩高學道神明爲母立祠號  
開母祠者也據此則非啟母然石銘稱述柏鯨及禹  
治水之事其說又古不得爲非豈後世之事有適相

合者邪

中州金  
石記

銘詞已剝落僅存數十餘字惟前題名時太守下闕  
兩字下書朱寵案後漢紀朱寵字仲威杜陵人爲穎



川太守今兩字缺文蓋宜書杜陵朱寵與下丞掾史  
爲一例又紀載寵表孝弟理冤獄撫孤老功曹主簿  
皆選明經高行者則此銘所記丞零陵泉陵薛政五  
官掾陰林戶曹史夏效監掾陳修長西河園陽馮寶  
丞漢陽冀秘俊廷掾趙穆戶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  
伍左福金石刻伍作佐文字記作伍誤皆一時之選也嵩陽石刻記  
以少室石闕所列丞薛政等與啟母廟同顧亭林決  
爲一時所立無疑石刻記云同爲漢安帝年間物無疑措語自不苟顧氏引作一時所  
立失其指矣今案之啟母闕題名有監掾陳修而少室銘  
作監廟掾辛述伍左福又作廟佐向猛趙始蓋其異

者如此則石亦間時而立顧氏或亦未之詳也然兩  
銘並列西河園陽馮寶劉寬碑陰門生石良鄉長西河園陽由楨君長于據

韋昭云園當爲囿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囿  
字也而此銘並作園其承襲舊誤已不起于東漢地  
理志園陰注莽曰方陰師古云王莽改爲方陰則是  
當時已誤爲園字然所以致誤之由竟莫可推尋史  
記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內囿洛之間徐廣曰囿在  
西河音銀當太史公時字尙未誤三蒼囿作園後又  
檢索隱云幽邑改爲恂邑囿陰變爲園陰皆爲聲相  
近字變故併志之以見文字轉訛之有自也授堂金石跋



按啟母石見于漢書顧野王等有陽翟婦人之說  
蓋後人不攷漢時避啟爲開之旨有此附會耳  
炯啟母祠碑云郭璞所謂陽城西啟母石李彤所  
謂嵩山南啟母祠隨巢之說有徵鴻烈之言無爽  
則啟母有廟其來已舊是時興治神道立闕置銘  
觀此文益信輿地記嵩山志之未確矣銘字多剝  
落同年畢君沅巡撫河南時命工精拓之尙能識  
其十之七八從前諸家所釋舛譌不一如題名中  
陳修之陳王澍誤爲修銘中□□□□防百川  
葉封釋作□□□工防範百川今審石本似當作

範防百川然防上止存車字半旁不敢遽斷爲範  
也震驚之驚牛運震誤作冀江山之江顧炎武黃  
叔儆及葉本並誤爲漢三□□入之入葉誤爲人  
王誤爲又杞繪之繪王誤爲繪獼彼之獼牛本及  
吳玉搢並誤爲搗原祥之原葉誤爲貞靈支之支  
葉誤爲芝相肩之肩葉誤爲宥表碣之表葉誤爲  
金黃誤爲念重日之曰葉誤爲日芬茲淋于圃疇  
葉誤作芳花樹于圃疇淋字顧王皆誤爲淋累熹  
之累葉誤爲景又如□□□□化此句化上石  
本全蝕葉云募化黃云恭化二者要有一誤皆由



未見善本也翁氏兩漢金石記所摹最爲精確然  
杞繒之繒亦誤爲繪祖謂繒與鄆同鄆亦妣姓之  
國慨禹後之衰故云杞鄆漸替其爲借用字無疑  
王氏且於繪下注云疑卽檜字何其疎歟碑又以  
柏爲百以歇爲竭

延光殘碑

碑高四尺二寸廣二尺五行  
字數不可紀今在諸城縣

上關 曼吾字安都 下關 維思鳳居廿年 韶 中關 拜都官

中黃字和長 中關 萬業其功 譽 上關 旦 上關 元野 詵 詵 四 手 詒

月廿日甫成告

文五行第一行起處尙似延光四年字中間有琅邪  
二字下云是吾字安都第二行上半有子字下云維  
思寡居廿年第三行首一字應從牛氏金石圖是都  
字下半云拜都官中黃第四行上云子少口長少中  
間有平字下半云萬業其功譽但弟五行依諸城志  
可見者十四字示好延光四年八月廿一日庚戌造  
右漢延光殘碑諸城志云康熙六十年修超然臺  
得自土中移置縣治宅門外亦弗能珍也乾隆十二  
年壽光知縣宮懋讓勘灾至縣辨爲漢隸椎拓以去  
越二十七年宮君來知諸城乃嵌於內堂之東垣構



小亭護之而碑顯矣碑字徑二寸或長或短填其格無餘地其上橫三字則篆體矣蓋額也揣其文義似吏民頌長官之辭而不辨何者爲姓名可惜也方綱按其上有橫畫一線此上是五字非三字也又按是碑與近日元氏出土之三公山碑字勢相似蓋在篆初變隸之時是謂兼篆法之古隸碑額亦同諸城志獨以篆目其額尙未盡也又按漢安帝延光四年乙丑以安帝本紀是年三月戊午朔驗之通鑑目錄所載二月戊子朔六月丙戌朔九月乙卯朔皆合則八月廿一日必非庚戌矣然延光年與庚戌字皆極分

明月日亦皆無誤則又何也存以闕疑可矣

兩漢金石記

元得舊拓本中間泐處尙有可辨者如第一行是吾上二字似神君第二行維恩上間二字是延平下一字作卅頭左旁从卩又下一字左旁亦作卩玩其文義此君之父卒於延平初其母寡居至延光四年適符廿年下稱口我都官乃吏民頌述其子之氏無傳耳此碑類嵩山延光殘刻屈曲古勁文所謂繆篆是也碑額橫書首似孔字

山左金石志









律